



呂留良詩箋釋

The Annotation of Lv Liuliang's Poems

下 册

俞國林 撰

中華書局



呂留良詩箋釋

The Annotation of Lv Liuliang's Poems

下冊

俞國林 撰



何求老人殘稿卷五

零星稿 一百十六首

此卷詩中前如送孟舉北游、臨行余以背瘡作惡不得執手、九日懷孟舉、孟舉以詩見寄次韻奉還四題之編次似不確，詳參箋釋。因原編如此，姑不作調動位置。

晚村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四月，爲銷售批點之八股文而至南京開拓市場，拜訪衆藏書家，得借鈔宋人別集之珍本，並與南京文化人士如周雪客、黃俞邵、張菊人、徐州來、徐揚貢、王安節、丁繼之、左仲枚、王元倬、胡曰從、胡靜夫、倪闇公、李子固等相往還，及至是年八月方歸。而於其所新交之諸友，則謂“殊無足道”（與董雨舟書），是未能得知心友於城市者，亦如晚村所言“都會雜遝，誠然無人，誠足壞人”（與董載臣書）。故返家後即謝絕事務，隱居南陽村。後又於十七年戊午正月入德清埭溪，“買得青山潭石壁一帶”（寄董方白柯寓匏書），“名曰妙山，離家百里許，有峭壁深潭，長溪修竹”，“將埋身其中，補輯舊聞，以畢此生，不復知有世事”（復徐孔廬書）。其間情懷，一如新秋觀稼樓成詩中所謂“平生心事消磨盡，肯爲行藏動老懷”之意焉。

是集原編詩五十二題一百零四首，今據集外詩輯得過句容、

送人二題四首，據管庭芬鈔本輯得孟舉索予和又成四首、送別令公再次原韻二首、庚申歲暮雪後送午祁歸埭溪一首、辛酉仲春台州王薇苦先生過訪南陽村舍不遇題句留至季春之朔歸自妙山得晤次韻奉答一首（姚虞琴校管庭芬鈔本，亦將之過錄於嚴鈔本之中），共計五十七題一百十六首。

送孟舉北游 二首

從來未有經年別，匆遽輕爲去國圖^①。自檢平生非法正^②，直臨歧路說楊朱^③。時無人物成名易^④，古有游觀得力殊。此際只須重下轉^⑤，可知獅子是神狐^⑥。當年豪傑經營處，今日詩人取次尋。千里寄君雙眼去^⑦，三秋報我一燈深^⑧。丘園策蹇追時局^⑨，茅屋魚羹祭舊心^⑩。南斗北辰天外看^⑪，肯從酒市碎胡琴^⑫。

【箋 釋】

此詩作於康熙七年戊申秋。

按，孟舉此次北游之原因，蓋爲“劉胤楷、余蘭之變”（晚村與沈起廷書）引起。劉胤楷爲康熙四至八年石門縣知縣，余蘭不詳，事或出余蘭之挾私誣告，因孟舉之姪亦抗清而死者。不得已，孟舉只得入京納貲謀職，以求自保，即所謂“以貢，授中書”（石門縣志）者是焉。不過，劉胤楷、余蘭事件，致使晚村與孟舉關係出現危機，後賴沈起廷與諸友綰合，方得恢復如初。孟舉此次北游，

至次年春夏間歸，前後幾七八月；今檢黃葉村莊詩集，此段經歷，惟述登臨諸勝及途中所見而已，無一字關乎是行所爲之事，似不欲言而隱者也。此爲孟舉第一次北游，第二次爲康熙十年辛亥八月，在宋詩鈔刻成以後，孟舉攜之入京，分贈名公大家，“幾於家有其書”（宋鞏西陂類稿卷二七），轟動京城。孟舉第二次入京之歲暮有抵書升寓即席口占並呈喬三詩（黃葉村莊詩集卷二），詩有“三年不見校書郎，今夕飲同鐙燭光”兩句，可推知孟舉第一次入京之時間爲康熙七年戊申。勞之辨，字書升，號介巖、介菴，生於明崇禎十二年己卯，卒於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終年七十六。康熙三年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戶部主事，遷禮部郎中；出爲山東提學道簽事，報滿，左都御史魏象樞特疏薦之，遷貴州糧驛道參議。勞氏與晚村友善，孫克濟娶晚村長子無黨之女；與孟舉爲姻親姪輩。

晚村自言己非法正，未能勸阻孟舉北游，臨岐路則更不知所之，是隱喻孟舉北行，若稍出差錯，則無人可助也。“時無人物”，則成名容易，一旦成名，風緒必多，是所不堪，故曰“此際只須重下轉”。第二首“丘園策蹇”二句，有譏誚之意，蓋謂孟舉迫時局而去，余則固守茅屋，杜甫佳人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在山出山之間，清濁自見。“南斗北辰”兩句，意在言外也。

孟舉北游後，晚村即與之書，交待注意諸項，事無巨細，一一關照，亦可見兩人之情誼，篤矣哉！“千里寄君雙眼去，三秋報我一燈深”聯，卓然名句。

【資 料】

呂留良與吳孟舉書：千里遠別，乃以瘍累，不得執手河梁，殊用耿耿。兄體中初和，宜加意保攝。出門與在家不同，飲食起居，分外當慎，雖藥餌勿妄投也。途中雖衣船足恃，然萬勿侈張，以招意外之虞。關津開口，勿臨險登眺。至燕尤以收斂謹密為主，最要戒譏評，重然諾，勿爲快意之舉，勿爲炙手之緣；禁絕鬪戲，屏遠聲伎，庶足以保身進德，省費避尤；但以詩文風雅，自重於儒林，以兄之才華，取自然之令譽，天下且將欽慕之不暇，豈假塵塗徵逐以取之哉？知兄明敏，不待弟言之及，然私心惓惓，有不能自己，惟吾兄察之。（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三）

呂留良與沈起廷書：昔弟與孟舉非尋常悠泛之友也，其才情穎朗，意氣展拓，謂可同切劘於正人君子之塗，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徵逐酒食往還體面以爲歡也。其母夫人識弟於稠人之中，命之納交，如其嫡從之屬，孟舉亦竭情盡歡，表裏無間者十有五年。而有劉胤楷、余蘭之變，賴兄與諸友縮合，至今又五六年矣。……弟又有所不可者，思當時交誼，期許之過深，今忽改而之淺，吾不忍爲此態也。又思劉、余變後，孟舉本無悔過服罪之心，徒迫於友朋之牽掣，勉強相通，周旋世故，外合中離，誠意不孚，所以復有今日。（鈔本呂晚村文集）

勞之辨送曹石苓宰寧鄉：家園一水接榆粉，秦駐峰頭望不群。愧我蔦蘿依樾蔭，羨君冰玉占星文（呂無黨孝廉爲君快婿，余孫克濟，無黨婿也）。半通政績河陽試，八斗才名鄴下分。只有離情難遣去，從今常傍楚江雲。（靜觀堂詩集卷一六）

勞之辨贈同里董載臣：吾友呂晚村，奇才世無敵。人中百

煉金，馬中照夜白。往歲文酒場，把臂稱莫逆。余粗通制舉，章句僅尋摘。又以浮名早，根底鮮滋殖。晚村志倜儻，中年謝羈勒。博極古今文，沉酣聖賢籍。談理黜新奇，紫陽爲準的。至今呂氏書，風行不假翼。東莊諸弟子，董生最超特。晚村如昌黎，生殆過籍湜。吾道本自南，今更行西北。北出居庸關，中外此阨塞。慨然發長歎，天險歸有德。西望雲中山，綿亘無窮極。三面盡臨邊，時平偃金革。丈夫不封侯，擁書當列戟。講席擬河汾，重把宗風闢。余老不知學，荒落無所獲。董生勉乎哉，淇園詠金錫。（同前卷二一）

【注 釋】

- ①去國：孟子萬章下：“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此處晚村反用之，實寓勸阻之意。
- ②法正：陳壽三國志卷三七法正傳：“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十九年，（劉備）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

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先主東征）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 ③岐路說楊朱：列子說符：“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 ④“時無”句：房玄齡晉書卷四九阮籍傳：“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 ⑤下轉：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下轉：謂元初一念之無明，背真性而緣起生死也，即流轉是。”姚興答安成侯姚嵩：“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八）
- ⑥獅子是神狐：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獅子：身長至七八尺，頭圓而大，尾細長，毛黃褐色。雄者有鬣，雌者似虎。吼聲達數里，群獸聞之，無不懾服，故稱獸中之王。古亦作師子。”又：“狐：昔有一人在山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傍，專心聽誦書，有

所解。謂我解此書，足爲諸獸中之王矣。於是游行而遇瘦狐，威嚇之使之服從，輾轉伏一切之狐，伏一切之象，伏一切之虎，伏一切之獅子，遂得爲獸中之王。乃作此念我今爲獸中之王，應得王女而婚。乘白象，率群獸，圍迦夷城。城中智臣白王言：王與獸期戰日，且索彼一願，願使獅子先戰後吼，彼必謂我畏獅子，使獅子先吼後戰。野狐果使獅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由象上墜地死。於是群獸一時散走。見五分律、法苑珠林五十四。”程輝佛教西來玄化應運略錄：“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嵩岳榮。法雲垂世界，法雨潤群萌。顯通稀有事，處處化群生。”

- ⑦雙眼去：楊萬里三月十日：“遠草將人雙眼去，飛花引蝶過牆來。”
- ⑧一燈深：雍陶宿大徹禪師故院：“秋磬數聲天欲曉，影堂斜掩一燈深。”
- ⑨“丘園”句：嚴鴻逵釋略：“‘丘園策蹇迫時局’，笑府載，有人策蹇倉皇於道，人問之，曰：‘將赴高蹈丘園科也。’”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九：“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
- ⑩“茅屋”句：韓愈題楚昭王廟：“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 ⑪“南斗”句：釋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五臺山智通禪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

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 ⑫“肯從”句：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七九貢舉：“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並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昇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出獨異志）

臨行余以背瘡作惡不得執手

欲出北門別，其如疽正高。幾忘肩背失^①，猶倚腳跟牢^②。
酒任俗人把，夢從今夜勞。風流隨地得，疾置一詩舫。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七年戊申秋。

按，孟舉北游，晚村“以瘍累，不得執手河梁”（與吳孟舉書），故作此詩。晚村與孟舉情誼甚篤，故自此以往，從孟舉所飲之客，皆為“俗人”，此亦自傷之意。一別後，惟有夢中可以相見，正如孟舉“舟中頻夢用晦（懷用晦）”之謂。結句，寄望孟舉多為風流韻趣之事，而不為世故庸腐之業，晚村與吳孟舉書曰：“義理有是非，世故有利害，兩者皆不可也。吾兄於此未免尚有意興，於義理雖明知而不親切，漸且不以為然，故敢切直言之。”亦即此意。

【注 釋】

- ①肩背：孟子告子上：“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姚勉癸丑廷對：“氣習一浮，風俗遂薄，內則有燕安廢學之失，外則有挑達在闕之愆，逐利惟競於錐刀，養指遂失其肩背。”
- ②腳跟：朱熹答陳膚仲：“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是當便立定腳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

九日懷孟舉

每逢勝節思佳會^①，獨把清尊起歎嗟。好友風情留白酒，古人臭味在黃花^②。龍山鳳嶺忽千載^③，走馬鳴鞭別一家。寄語題詩臺上客，休將高帽落泥沙。

【箋 釋】

此詩作於康熙七年戊申重陽。

按，詩名為“懷”，實則箴戒也。以孟嘉事喻兩意：一戒著戎服，一戒嗜酒以致為人所取笑。蓋天下人物衆多，不可自以為是；彼此往還，登臺作賦，勢必不可或缺，然人心叵測，初為游歷，當獨善其身，此即“別一家”之謂也。

是日，孟舉已渡黃河，途次亦作九日詩二首懷晚村。

【資 料】

吳之振九日：天教別作一重陽，故遣詩人寂寞鄉。隔水黃花驚細碎，傍溪土阜踏低昂。村醪官醞參差飲，蘆篷檀槽取次張。堪笑江南好山水，不逢佳節便尋常。

炊煙一縷界斜陽，雲腳垂邊是故鄉。紫栗已開今日皺，黃花可似去年香。眼前風物添詩料，病後情懷減酒狂。遙憶南陽詩酒伴，檀樂應得念吳郎。（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注 釋】

- ①“每逢”句：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 ②臭味：元稹與吳端公崔院長五十韻：“吾兄諳性靈，崔子同臭味。投此挂冠詞，一生還自恣。”黃花：李白九日龍山飲：“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
- ③龍山：房玄齡晉書卷九八孟嘉傳：“（孟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

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鳳嶺：李昉太平御覽卷三二時序部“九月九日”條：“襄陽記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馬鞍山，一名災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駿爲刺史，屢登之，鄙其舊名望郢山，因改爲望楚山，後遂龍飛，是孝武所望之處，時人號爲鳳嶺。高處有三磴，即劉洪、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也。”

孟舉以詩見寄次韻奉懷 二首

苦憶清癯客遠鄉，況禁風雪勢披猖。橫行紫蟹秋當路，人立黃狐晝跳梁^①。直恁聰明何待說，由來妙用得如藏^②。外間有語吾從衆^③，抵鵲無須寶玉當^④。

冰沙陣陣馬嘒嘒，驛信傳來近狀安。關吏乞書船屢駐^⑤，酒樓脫稿衆爭看^{〔一〕}。奇才難得應珍惜，勝友雖多自減歡。那禁管絃留客醉，獨遲觴詠對清湍。

【校 記】

〔一〕衆 原闕，據嚴鈔本、釋略本補。管庭芬鈔本作“支”，張鳴珂鈔本、萬卷樓鈔本作“句”。

【箋 釋】

此詩作於康熙七年戊申冬。

按，孟舉行途中，念及晚村多次，所存詩句，似亦未嘗一日忘之者。然晚村每與之詩，數爲譏諷，如送孟舉北游謂之“丘園策蹇追時局”，九日懷孟舉戒其“休將高帽落泥沙”，凡此種種，於孟舉而言，聞後自當有愠色，且此時兩人已受劉胤楷、余蘭事之影響。

晚村詩乃次孟舉韻者。孟舉詩雖名懷用晦，然實則回應晚村之譏評也。此詩較其餘而言，語非激烈，一至平和。然“抵鵲”句，別有深意。晚村評陳際泰論語“有美玉于斯”章云：“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箴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成珠，且是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鵲，是珠不是珠，但向彈不彈辨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醒也。”（呂子評語卷一二）所謂“彈”者，出仕也；“不彈”者，隱而不仕也。結句“那禁管絃留客醉，獨遲觴詠對清湍”云云，意謂孟舉不歸，孰與對觴，殆亦促之速歸、召喚之聲也。

【資 料】

吳之振懷用晦：襍被倉皇走異鄉，深慚教語慰披猖。霜團白練侵衣絮，月放銀盤照屋梁。吾黨自應嚴出處，此心原不滯行藏。個中只有兄知我，藉藉譏評恐未當。

兄患瘍疽勢正暈，夢中語笑報平安。幾回共把書編讀，兩月真同吮嚙看。可語兀誰那對酒，埋愁無地況尋歡。耦耕再復踰前約，如此黃河箭激湍。（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注 釋】

①“人立”句：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四山多風溪水急，寒

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 ②“由來”句：論語述而：“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 ③“外間”句：嚴鴻逵釋略：“‘外間有語吾從衆’，東坡志林云：‘元章一日問子瞻曰：外間皆以我爲顛，願質諸子瞻。子瞻曰：吾從衆。’因來詩有云‘個中只有君知我，藉藉譏評恐未當’，故答之如此。”按東坡事，見趙德麟侯鯖錄卷七。劉義慶世說新語品藻：“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 ④“抵鵲”句：桓寬鹽鐵論崇禮：“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呂氏春秋仲春紀：“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 ⑤關吏乞書：司馬遷史記卷六三老子列傳：“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僧筇在寄詩次韻答之 二首

筇在，爲宣城沈眉生從子。時欲興造開堂，募緣

明州。適余會葬鼓峰，相遇於桐齋。謂余曰：“願先生扶翼名教，不教貧僧倒卻刹竿^①。”余應之曰：“和尚倒卻刹竿，便是扶翼名教。”

送玉埋沙到寶幢^②，拖泥赤腳下寒艫。三生舊夢猶存性^③，一夜愁心不在腔^④。細路酸風歸竹浦^⑤，半篷乾雪過姚江^⑥。且來對卧桐齋榻，話破蠅鑽故紙窗^⑦。

青蛾皓齒未亡人^⑧，底事金襴問主賓^⑨。魚服乞奴終有辨^⑩，龍王眷屬本非親^⑪。琵琶既識闕氏恨^⑫，演揲偏完摩睺姻^⑬。倒卻刹竿君會否，瓣香滴乳辨須真^⑭。

【箋 釋】

此詩作於康熙九年庚戌十一月之後或十年辛亥，依集中編次。

按，筜在，據阮芸臺兩浙輶軒錄卷三九：“大瓠，字筜在，一字用無，宣城人。俗姓沈，名麟生，字丹級。出家靈巖，後爲餘姚龍聽菴僧。姚江詩存：‘筜在爲副使壽嶽長子，雅藻翩翩，後削髮受戒於靈巖儲公，已而之姚江黃竹浦，依梨洲兄弟以居，築龍聽菴於山中，猶與晦木唱和，相得叢林，稱龍聽大師。’”沈壽嶽之弟眉生，故曰“沈眉生從子”也。

筜在當年，蓋亦翩翩佳公子，國變後，逃禪以終。朱愚菴哭筜在三首有“長留一掬西臺淚”者，亡國之恨，固亦未曾一日忘之。晚村所謂“三生舊夢猶存性”者，亦是此意。然而筜在復孜孜以築菴爲業，“細路酸風”、“半篷乾雪”，其心可謂虔誠矣。晚村則以“蠅鑽故紙窗”笑之，是天下之大，筜在何必汲汲以事爲業

耶？第二首，以衆多對比喻佛、儒之別，其中“琵琶”、“演揲”兩句，一涉匈奴，一及蒙古，寓意蓋深矣。

筇在逃禪以至於真禪，且稱禪爲“名教”，是有背初衷者。晚村雖敬重“僧侶”，然亦深惡藉此爲名而以築廟燒香爲事者，故有“和尚倒卻刹竿，便是扶翼名教”之語。蓋晚村心中之名教，乃程朱理學一脈，當年棄諸生時，陳湘殷即以“手把千年名教歸”期之矣。

此詩用典艱澀，蘊意深遠，盡顯晚村詩之特色。

【資 料】

全大程遇筇在和尚於姚江：留守危城碧血淋，景山一死痛尤深。豸冠又罹毆刀厄，魚鼓聊傳變雅音。復社幾家猶克世，東江諸老足同岑。寄聲更問耕巖叟，天末荒雲共此心。（筇在諸父留守，死難在甲申前。景山，其尊人之同產也，死難在乙酉。近聞尊人觀察亦死於張蒼水之禍。）（續甬上耆舊詩卷二四）

徐鳳垣酬筇在和尚：昔年曾向宛陵游，荏苒流光三十秋。一自投荒辭故國，幾番寒夢落扁舟。結交海外難求友，臥病山中獨倚樓。歸到翠微深處宿，錫飛驚起毒龍湫。（續甬上耆舊詩卷三四）

朱鶴齡寄筇在：乾坤邁明夷，志士無坦步。艱貞義所激，不皇家門顧。吾子至性人，集蓼甘如素。自歸祇樹林，藜藿不飽茹。清餐柏子香，潤裊松花露。梵唄逃塵緣，空王引覺路。……子今汗漫游，杖錫何方駐。風塵忍辱先，沉在落矰羽。金沙道侶稀，且往靈巖住。靈巖梅花開，逸人文詠聚。（愚菴小集卷二）